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person from behind, wearing a voluminous red robe with wide sleeves and a white undergarment. They are holding a sword in their right hand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.

大明神探

于谦

史刚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史剛 / 著

大明神探

于謙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明神探于谦 / 史刚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8. 7

ISBN 978-7-5104-6569-7

I. ①大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7604号

大明神探于谦

作 者: 史 刚

责任编辑: 黄 倩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责任校对: 宣 慧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60千字 印张: 9.25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569-7

定 价: 39.9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733

目录 / contents

第一单元 玉海棠

楔 子	002
第一章 于谦的腊八粥	005
第二章 宣德皇帝	012
第三章 请君入瓮	016
第四章 摘叶飞花	022
第五章 峰回路转	029
第六章 阿奴之谜	034
第七章 三具棺材	038
第八章 神秘女子	044
第九章 案件真相	049
尾 声	055

第二单元 白鲸会

楔 子	058
第一章 凭空消失的周王	061
第二章 家中失火的杨士奇	068
第三章 玫瑰露的秘密	074
第四章 白发少女的秘密	079

第五章 白鲸会的炎字令	084
第六章 惊魂宴	091
第七章 案件真相	96
第八章 龙脉之门	101
尾 声	104

第三单元 千岁塔

楔 子	106
第一章 王府怪案	108
第二章 大通客栈	113
第三章 淳王妃之死	120
第四章 鲁二爷	127
第五章 淳王的暗道	132
第六章 淳王的末路	139
第七章 案件真相	143
尾 声	148

第四单元 明月楼

楔 子	152
第一章 神秘的楼阁	155
第二章 疯子的呓语	163
第三章 第一次较量	169
第四章 十五具白骨	175
第五章 于谦反击	183
第六章 人间的对错	189
第七章 案件终结	194
尾 声	199

第五单元 云霞镇

楔 子	202
第一章 云来酒家的命案	205
第二章 于谦的预言	210
第三章 稻草人怪案	215
第四章 于谦出招	220
第五章 老板娘与小蝉	229
第六章 独闯天关村	233
第七章 周王南下	240
第八章 稻草人的秘密	246
尾 声	250

番外 推恩令

楔 子	254
第一章 于谦回归官场	256
第二章 瀚海国王子卢明玉	261
第三章 叶惊鸿的考验	266
第四章 夜宴	271
第五章 阴差阳错	275
第六章 决战前夕	278
第七章 决战午门	282
第八章 终结	288
尾 声	290

第一单元 玉海棠

楔子

京杭大运河，在一路斜阳草树映衬之下，曲曲折折地汇入北京郊区的通州。水面上雾气氤氲，偶尔驶过一条张着巨大布帆的商船。船夫们都穿着半新不旧的白色夹袄，露出健壮的黑红色臂膀，嘿呦嘿呦地喊着号子。船桨探入水中，激荡起一阵阵的水花。

时值隆冬，阳光短暂，一群文人坐在河堤上吟诗作对，高举盈觞的美酒，推杯换盏。

淡绯色的阳光渐渐褪去，天色转成青黑的时候，一支马队缓缓地出现在运河岸边。他们一行十三个人，穿着清一色的白色皮裘，干净整洁，一尘不染，一望便知是蒙古人。身后跟着八匹马组成的驮队，马背上驮着沉重的麻布口袋。

马队走到一座高大整洁的屋宇前面，停了下来。领头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汉子冲屋里喊了几句蒙古话。大门上方挂着一个招牌，写着“通州客栈”。客栈的年轻店主急忙跑出来迎接。

这个店主名叫王藩，长着一张圆脸；眼睛似乎睁不开，眯成一条线；嘴角笑嘻嘻的；穿一件赭色短袄，双手不住地作揖。王藩是一个油嘴滑舌的话痨，因此生意做得还不是太坏。这间客栈是一家夫妻店，没有店小二。王藩负责做饭、结账和打更；他老婆则管理一些杂务，给客人洗洗衣裳、扫扫地。

今天的这些客人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

马队众人簇拥着两名十八九岁的绝色女子。两名女子戴着面纱，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她们模样标致，是人间罕有的尤物。王藩看得痴了。那个领头的四十多岁的汉子，立刻愠怒地冷咳一声。王藩急忙讪笑几声，庆幸老婆没看到。

这伙蒙古人很挑剔，住房间要自己打扫。一伙人先用清水将地板擦拭一新，床铺也是用自己带来的铺盖，收拾完便要王藩去村里给他们买一只刚生下来不足三月的羊羔，要煮羊肉。领头的男人看到王藩面有难色，便丢出一锭五两白银，一副有钱就是爷的表情。

王藩跑了几个村子才买到羊羔，背回通州客栈。一伙蒙古人把羊羔扛进后院，自己拿出刀子宰羊。他们将羊羔的大肠取出，洗净后灌入羊血，然后将血肠放在锅里。煮好之后，大家用小刀将血肠切成小段，分而食之，一边吃一边说：“让中原人开开眼界，大补！”

夜色沉沉，星光稀疏。

王藩抓起一盏油纸灯笼，开始打更。

蒙古人睡得很死，王藩便倚在客栈门框上偷懒。忽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跳进王藩的耳朵里。王藩分辨出，这声音来自后院。后院是柴房和马厩。王藩壮着胆子，来到后院，手里的灯笼随着他的手腕不停颤抖。

柴房里面还亮着灯。

“什么人在柴房里面？”王藩喊了一声，没人答应。

王藩用力一推，柴房的门立刻歪在一边。柴房里面躺着一个美貌无双的白衣女子。她长着一张白净的脸孔，双眼紧闭，朱唇微微张开，似乎想说话，但是无能为力。那匀称的身材，足可媲美京城百花楼的头牌歌妓。尤其令王藩匪夷所思的是，女子身下铺满了无数的海棠花！海棠花的花瓣是冰雪般透明的白色，似乎一触即破。王藩很快就辨认出，这是刚才那两名蒙古美女之中的一位。

再近前一瞧，她竟然死了！

王藩喊叫一声，转身就跑，结果和自己老婆撞个满怀。

老婆叫骂道：“怎么了，遇见鬼了？”

王藩嘴唇哆嗦着说：“死人了，快去叫人！那伙蒙古人在哪里？”

老婆愕然问道：“难道他们是歹人？”

王藩满脸凄惶，用手捂住老婆的嘴，然后抄起一根扁担，小心翼翼地
向蒙古人睡觉的房间走去。

一切都静谧下来了。客房里面溢出灯光。王藩用力推门，牢不可开。
王藩叫了一声，里面无人回答，只能看到灯火摇曳的影子。老婆向他使一个
眼色，王藩会意，用全身的力量将门板撞开。但是，随着门板的倒下，
他们看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场景——里面并没有人。所有蒙古人都在密室
中消失了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房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七个灯盏。灯盏中的火焰
随风跳跃。王藩夫妇的影子，也跟着在墙上摇曳起来。

王藩捡起被撞成两截的门闩，心想，里面的人是怎么离开这间插上门
闩的密室的呢？

第一章 于谦的腊八粥

大明宣德十年腊月初八。

相比王藩，他的表兄王建就活得比较滋润。王建在北京南城开了一座名叫悦宾楼的酒馆，手下五个跑堂，三个厨子。他对跑堂的呼来喝去，甚是惬意。王建喜欢结交朋友，谁料到今天晚上，王建的酒楼会突然变成一堆废墟。

夜色很浓郁。王建提着一盏朱红色的灯笼，站在酒馆门口，看着自己悦宾楼的招牌和写着“太白遗风”四个大字的酒幌子，听着酒楼上酒客们推杯换盏的声音。灯笼里面的烛光时明时暗，映照出王建苦闷的脸孔。

一声咳嗽从酒楼二楼传来。王建低着脑袋，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堂，快步走上楼梯，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下天字号雅间紧闭的门板。门板荡开一条缝隙。王建把灯笼放在地上，小声道：“于大人，你害我不浅。”

雅间靠窗是一张擦洗干净的八仙桌。八仙桌上摆放着一个灯盏，灯盏光焰旺盛。桌边端坐着一个身材瘦削的汉子。他三十多岁，一双犀利有神的眼睛深陷在眉弓下面；双颊凹陷，有点皮包骨头；嘴角短须总是上翘，似笑非笑；身穿月白色布袄，头戴方巾，脚踏青鞋，一尘不染；左手翻弄着一本案卷卷宗。这就是当今朝廷大理寺少卿，主管刑狱的于谦，人称“神断于青天”。

于谦进士出身，十几年内断案无数，威名赫赫。半年之前，京城附近出现了一个为非作歹的神秘组织，平素拐卖人口、打家劫舍，名声很坏。

他们头部缠以黑巾，上面绣着北斗七星的花纹，被人们敬畏地称为“黑星社”。匪首名叫东方越。就连当今宣德皇帝朱瞻基，也被黑星社密谋绑架。后来于谦查清此案，救了圣驾。许多黑星社的教徒被关押在刑部大牢，只待处决。于谦一战成名，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。

于谦和王建是老交情，平素喜欢在这里会客吃饭。但这次于谦来悦宾楼确是为了一件大事——于谦要戡除东厂，清君侧。计划的实施地点就在悦宾楼。因为于谦常来悦宾楼，对环境比较熟悉。他请王建帮忙。王建很是犹豫，但是一想，当今朝廷阉党专权，谁人不恨？于是咬牙跺脚，终于答应。

王建瞪着眼睛，看着于谦问：“于大人为民除害，小人舍命陪君子。只不过，于大人今天这次宴客，客人真的会来吗？”

于谦的脸孔在灯盏的映衬之下微微发红，说道：“本官冒充与东厂来往密切的礼部侍郎东方旭，送书信邀请他们在悦宾楼地字号雅间喝腊八粥。只要他们来，本官会有三十名官兵招待他们。当今朝廷宦祸严重，本官能够清除东厂，死而无憾。我早准备好了一副棺材，明天早上抬着去见皇帝。我会把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。你就和我一起看热闹吧。”

王建点头。

于谦面前是一碟茴香豆，一碗井水。

这不会就是大理寺少卿于谦的最后一顿晚餐吧？王建有些担心。

于谦一边示意王建坐下，一边从碟子里拈起一颗茴香豆放在桌面上，说道：“第一个喝腊八粥的来了。”

果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走进悦宾楼大门。这个人四五十岁，脸上皮肤松弛，下巴光光的，一望便知是太监。尤其令人错愕的是他涂脂抹粉，俨然半男不女。这就是东厂第三号人物，名叫王丘。此人害死无数清官和侠士，臭名昭著。王丘神色傲慢，径直走进二楼地字号雅间，要酒要菜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于谦听见地字号雅间的门板关上，便满脸阴霾地对王建说道：“这个

王丘，刚从城南的万佛寺出来。王丘平素喜欢结交一些三教九流之辈，万佛寺里的住持广智大师却对王丘嗤之以鼻。王丘曾经放出狠话，要广智大师吃点苦头。昨天，广智大师的弟子圆明和尚突然失踪，定然与王丘有关。你看他的衣袖上带着淡红色的污渍，满脸愠怒，圆明和尚应该受罪了。”

王建道：“王太监杀了圆明和尚？”

于谦摇头：“血渍凝固之后，会变成棕黑色，可是王丘袖口的淡红色没有变黑，也就是说，那不是血。我知道万佛寺后山有一个画满壁画的洞窟，看来王丘就是把圆明和尚藏进了洞窟。他袖口的红色痕迹，应该是描绘壁画用的朱砂颜料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从碟子里拈出第二颗茴香豆，“第二个喝腊八粥的来了。”

一个身材瘦小，脸孔白净的男人出现在一楼的楼梯口。

男人身穿一身枣红色长衫，手中提着一把腰刀。他抓过一个跑堂的，仔细询问王丘在哪间雅间。那个跑堂的赔着小心，老实回答。这就是东厂第四号人物，赵凤。

于谦等到赵凤进了地字号雅间，便满脸不屑地说：“这个赵凤，是负责给当今皇帝找女人的。前一次去江南，赵凤就挑选了无数绝色女子，送入宫中，供皇帝淫乐。之后，再要女子家里的人花钱赎身。你看他靴子上满是泥垢，肩膀和后背稍显湿润，应该是刚刚淋过雨水。”

王建追问道：“可是京城很久都不下雨了。”

于谦低头看着手里的那颗茴香豆：“当朝周王朱有爝新盖了一个私人花园，里面假山上有一眼喷涌不息的泉水，路过的人都会被淋湿。至于赵凤找周王的原因，应该是求救。”

“求救？”

“没错，看来我的计划暴露了。东厂细作无处不在，大理寺也有他们的人。我注意到赵凤手腕和袖口处都有新鲜的墨汁。赵凤在家写书信给王丘，要王丘不要来悦宾楼。他慌乱之际，打翻了砚台。但是王丘出门了，

赵凤只好自己跑来带走王丘。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想。”

“周王会帮他们吗？”

于谦摇头苦笑起来：“周王是老狐狸，只会坐收渔翁之利。看来有好戏看了。王掌柜，第三个喝腊八粥的来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拈起第三颗茴香豆，放在桌面上摆好。

一个六十岁上下，扛着一柄拂尘的老年胖子，闯进悦宾楼大门。

他叫凌无极，是东厂第二号人物，足智多谋，擅长投毒，独独不会武功。凌无极径直奔上二楼。他没有去找王丘和赵凤，而是推开天字号雅间的门板，看着于谦和王建，冷冷说道：“大理寺少卿于谦大人，原来你在这里！骗我们说东方大人请客喝腊八粥，我们低估你了。”

于谦神态自若，将桌上的三颗茴香豆排成一条线。

地字号雅间的王丘和赵凤，已经循声而来。王丘胳膊交叉抱在胸前，怒喝一声：“姓于的，你敢动我们东厂的人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”

赵凤也是一脸看不起的神色。

凌无极一抖拂尘，示意身后的两个东厂好友噤声，眼睛直视着于谦：“于大人，你何不放我们一马？要知道，皇帝离不开我们。你杀了我们，谁陪着皇帝找乐子呢？皇帝不开心，大家都不好过。”

王丘傲然道：“凌老二你不用与他多费唇舌，咱们直接宰了他，多省事。皇帝那里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”

于谦冷笑一声：“王掌柜，刚才本官对王丘和赵凤两位东厂公公做了一番推断，那么现在就对凌公公做一番推断。”

三个太监面面相觑。

王建缩着脑袋，此时只想逃走。

“凌公公，你能坐上东厂第二把交椅，是因为你帮着皇帝炼丹求仙。当今皇上最喜欢仙家方术，应该吃了你不少仙丹吧？仙丹的配方多半是朱砂、硫磺和硝石。皇上吃仙丹很多，你这个做仙丹的，就吃得更多了。你看你虎口上全是黑色的烟硝，毒石粉早已侵入骨髓。不用我杀你，你也活

不长久。”

凌无极冷哼一声。

“你平素炼制丹药，是用狸猫试毒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身后有一只狸猫跟着，狸猫左前腿上，满是血渍。而你衣袖中的右手，也包扎着白布条。看来你刚刚用一只小猫试毒，结果丹药分量过重，毒死了小猫。现在连母猫都要找你报仇了。”

大家回头去看，果然有一只黄色的狸猫蹲在楼梯口，因为胆小，不敢上楼。狸猫的左前腿上，血肉模糊。

王丘叫嚷道：“你少胡说八道！”

于谦从八仙桌上捧起那本案卷卷宗，翻看着说道：“凌无极，上个月你借皇帝之名，向吏部黄大人勒索贿赂，遭到拒绝，你就下毒害死黄大人；王丘在一个月前以查赃为名，抓捕户部三名官员，然后侵占他们的家产，将他们的子女妻妾充军发配；赵凤在十天前抢掠七名民女进宫……这都是该死的罪过。你们仗着皇帝宠爱，为非作歹，就不怕天谴吗？”

与此同时，三个绳子套从天而降。

三个东厂阉党的脖颈，立刻被绳子套住。随着绳子的勒紧，三人拼尽全力挣扎。埋伏在悦宾楼里的三十名大理寺官兵，都亮出兵刃，向着三个阉党乱刀砍去。八仙桌上的灯盏，顷刻之间被打翻在地，火光与人影一起激荡起来……

当朝周王朱有爝，此时就坐在悦宾楼对面的另一家酒楼——白鹤楼的窗前。周王白脸尖下巴，一副不容侵犯的神情。他嘴角下垂，手中紧紧抓着两个核桃；一身蓝布长衫，脚下粉底皂靴。他本来是由于谦的计划一无所知的，等到赵凤向他求援时他才惊闻。于谦的外号，除了神断青天，还被称为于疯子，他为人特立独行，别人很难弄明白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

于谦诛灭阉党，是为民造福，但是大明朝廷宦祸累年，哪有这么容易就斩草除根的？更何况，不通过皇帝，就对阉党施以私刑，更是骇人听闻。周王本想阻止于谦，恐怕早已来不及。于是周王带了四名亲随，来到

这里静观其变，伺机而动。

对面悦宾楼上，此时喊杀声震天。周王站在窗前，手里的核桃不住打转，心中十分踌躇。想一想，自己还是要做做姿态，于是周王深吸一口气，定一定神。

悦宾楼前的大街上已然灯火通明，站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。大家看到是杀阉党，立刻叫好不绝。官兵们举着火把，在门口走来走去，维持秩序。周王满脸阴霾地走上二楼。

于谦正在天字号雅间的八仙桌旁出神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少了一颗。”

官兵们看得分明，原来八仙桌上，摆着一碟茴香豆。其中有三颗茴香豆在桌面上一字排开，代表三个阉党。于谦用手指从碟子里拈起一颗最大的茴香豆，放在眼前。

他指的是，东厂厂公没有来。

这时候，一个士兵走过来，向于谦说道：“禀大人！王丘下身完好无损，是个假太监。”

于谦眼角荡漾出一丝皱纹。他这十几年来为国为民，能与阉党同归于尽，自己死而无憾。

王建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已经没有心情去计算自己赔了多少钱，只是傻傻地问道：“于大人，那个凌无极天怒人怨，连一只狸猫也要找他报仇？”

于谦摇头道：“凌无极用狸猫试毒，时间一长，狸猫自然把凌无极当成仇人。凌无极毒死了小猫，又去向母猫喂食丹药，母猫就用力抓伤了他的右手。”

于谦抬起头，这才看到周王站在门口。于谦早已料到，眼前这个老狐狸会来打探虚实，便微微一笑。

周王扫了地面上的三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眼。

王丘双手紧紧抓住脖颈上的绳索，以至于士兵的刀尖插进心口，也来不及挣扎；赵凤已经扯断了绳索，但是右腿受了一刀，无法逃走，被乱刀砍死；凌无极双手牢牢抓住两柄钢刀的刀身，但是另外一柄钢刀却插进了

他的后心。

周王冷冷道：“于大人，以命赔命，看来你抱着必死之心啊。”

于谦依旧是一丝怅然的微笑：“王爷，你也想诛尽阉党，但是觉得风险太大，便一直袖手旁观。下官替你出手，省却你不少功夫。”

于谦口中所讲，正是周王心中所想。

周王双眉紧锁，陷入沉思。